

葡萄牙的發現

第一卷



葡萄牙的發現

第一卷



葡萄牙的發現

第一卷

[葡] 雅依梅・科爾特桑 著

鄧蘭珍 譯

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
澳門地區委員會

雅依梅·科爾特桑曾設想以文明史為背景撰寫一部巨著：葡萄牙歷史。不幸的是，他未能如願以償，但他給我們留下許多與此有關的材料。顯然，我們不可能評論沒有寫成的著作，但是，我們必須把這些零散的材料收集起來，盡量系統地加以編排，以便大體上了解作者對葡萄牙從古代起源到 18 世紀這一段歷史的看法。材料中有許多段落不太容易理解，有些則需要充實，但所有材料都值得閱讀，值得反復閱讀、回味和思考。這不僅是因為每個章節都含有一種清澈的美，而且也是因為這些活生生的篇章是起程的港口，我們可以從那裡出發去尋找我們的過去。

維托里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奧

（《葡萄牙形成過程中的民主因素》前言）

序 言

開始寫《葡萄牙的發現》時，作者有兩個最為關注的問題，那便是如何使這本書既符合寫歷史所慣用的手法又有它自己的特點以及如何在廣度和深度上把握涉及全人類的事件。因為，從總的方面來看，葡萄牙的發現是不同文明之間富有成效的撞擊。

我們的意圖是盡量使此書既有科學性又處處聯繫到人與新的現實搏鬥時在良知上所造成的悲劇，並像史詩那樣弘揚人的良知。我們非常重視方法問題，同樣也很重視衡量葡萄牙人曾遇到過的障礙以及為排除這些障礙而作出的努力，重視擺正航海家和發現者與被發現民族之間的關係。總之，要描繪出發現者和被發現者的基本特徵，研究雙方的反應，並從地理或人類的角度來研究新世界的誕生這一最終結果。葡萄牙人行走在遼闊的大地上和眾多的民族之中，倘若本書能使讀者感受到他們發現新大陸時的那種焦慮不安和成功時的喜悅、甚至多次失望的殘酷打擊，我們將倍感榮幸。

我們不能忘記，葡萄牙人僅僅是發現了地球的一部分及其部分居民，雖然這是最獨特、最豐富多彩的部分。我們也不能忘記這一事件的世界意義，因為它與過去有聯繫，也就是說，葡萄牙人從其他民族以往的經驗中得到了啟迪，它的後果是對新

人類的誕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沙文主義者歪曲歷史，試圖把偉大發現的起因、實施和後果全都歸功於歷史學家所屬的國家，我們則要表明，葡萄牙人非常感謝包括原始文化民族在內的其他民族。我們將根據社會學和人類文化，毫不猶豫地澄清歷史。在本書中，我們首先要概括地介紹在發現新大陸前夕葡萄牙人或者說基督教世界的知識和文化背景，以及在基督教文明之外更為廣闊的、鮮為人知的世界，即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文明或文化。在中世紀葡萄牙人從諾曼人、阿拉伯人和地中海沿岸各民族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這一次他們將從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文明或文化的原則和教誨中學到更多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理解這段歷史，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誠心誠意、公正地評述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成就，他們向其他沿海國家傳授了航海技術，並在經濟、科學、藝術、宗教等方面影響了這些國家的歷史進程。

發現新大陸是戲劇性事件。因此，從一開始我們就力圖使時隱時現、若明若暗的各類角色面對面地站在一起。雖然我們只能簡要地描述它們，但還是設法確定它們的一般特點。它們接觸時，幾乎每次都發生衝突，也常常以和平地交換產品、服務和教誨而分手。

歸根結蒂，發現大陸的實質就是這種時而是暴力、時而是友好的相互滲透。不同的人和民族互相發現，進而逐漸地發現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共同點，而當民族和文化交織在一起時，就揭示了人類美好的未來。

本書常常要涉及到民族之間的反作用力，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和融合。我們將逐步地看到葡萄牙人的發現引發出偉大的地理和人類革命。科學和倫理的某些教條將徹底崩潰。剩下的將是新的人道主義，它充滿着相對性、理解和容忍，充滿

着人與人之間新的、更廣泛的義務。我們認為，歷史學家最基本的責任是使這本書成為生動的歷史書，以便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

推動航海巨潮的力量雖然來源不同，但在行動上仍然顯示出某種統一性。葡萄牙的發現，或者說，大發現的時代是朗克所說的歷史的“契機”。這是錯綜複雜又互相統一的時機，也是各民族解決物質和精神危機的時機。在此過程中，有創造性的人肩負着的責任是指引人們去實現其時代的普遍願望。

出版社想以此書紀念堂·恩里克王子逝世 500 周年。我們也是為此目的而寫作此書的。我們將恰如其分地介紹王子在策劃、組織和實施葡萄牙發現新大陸的偉大事業中所起的相當大的作用。

英國的一個歷史流派認為，最本質的問題是堂·恩里克王子的母親是英國人，比茲利高舉此流派的旗幟，把“航海王子”說成是對人類進步作出最大貢獻的人之一，稱他為真正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

必須糾正上述說法。一個人的功勞在很大程度上歸於他所屬的群體。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北歐高等民族的一個枝杈嫁接到葡萄牙壯實的樹幹上，但堂·恩里克王子不代表這個民族，他是本地漫長演變過程的終點，從本質上說是航海民族的代表，這個民族即將通過世界性貿易或者宗教信仰來體現基督教世界的擴張主義傾向。“航海王子”特別適合於完成此項任務。他有雙重人格：既是文藝復興時期未來的有文化的商人，又是受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支配的已過時的中世紀式的十字軍戰士。歷史很看重這兩種人格。

闡明過去，尤其是介紹在較長的時間和較大的空間所發生的事情是深奧的學問。我們認為，歷史不僅僅受地理和經濟決

定論的支配。我們懂得，人類是在與自然界的日常鬥爭過程中、在生活需要的鞭策下編織歷史，因此，否定精神因素和個人的創造性在歷史中的作用就等於把歷史變成沒有人性的、偽科學的東西。

經濟的上層建築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任何無愧於其時代的歷史學家都應該作為一個整體研究經濟的上層建築。在這樣的上層建築上，為個人或者為整體的利益效勞的偉大的思潮及其有魄力的代表人物編織出了五光十色的宗教信仰、科學及哲學的新概念和繁多的藝術形式，也留下了意志堅強的人物的烙印。隨着個人融合於集體的程度的提高，這些思潮和人物就顯得更強大、更富有生命力。

有一個愛好幾何成癖的近代學派試圖像驗證幾何定理那樣來解釋歷史問題，用批判性的分析、數字、圖表和統計對所調查的問題進行複雜而細緻的篩選，刪去了一切有個人特色的東西，而對任何理想都包含着一種信仰、以及人類的進步體現了精神的作用和獲得了自由這樣一個問題卻固執地視而不見。一般說來，這類歷史學家忙於調查研究和討論各種根源。但是，正如貝內德托·克洛塞所說，他們往往忘記了所有的根源都從屬於至高無上的源泉，從屬於在歷史上一直是活躍的和有生命力的人類意志這個權威。

我們絕不和這種歷史學派站在一起，相反，我們堅信，既然葡萄牙的發現不容置疑地有其地理和經濟因素，它必然也就屬於一個漫長的精神過程，它一方面要對地球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有科學的認識，另一方面又要承認自然界和生命是神聖的，這樣就能使思想合乎人道並獲得解放。這是悲壯的過程，其重要的依據和有關資料都寫在《悲慘的航海歷史》和《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

葡萄牙的發現的總歷程

第一 部 分

基督教世界擴張的由來 和研究發現史的特殊方法

第 一 章

中世紀末葉的地理知識和人類文明

葡萄牙人開始其偉大的發現時，展現在西方各國面前的有限的人類世界並沒有擴大，相反變得更加狹小了。就歐洲而言，人們還沒有完全了解其北部地區。關於非洲大陸，人們對嚴格意義上的黑非洲幾乎一無所知。關於亞洲，來自其南部地區的消息，只有少數是真實的，大部分均屬虛構。至於遠東，則了解無多，可謂寥寥。在 13 世紀下半葉和 14 世紀前半葉的短時期內，商人和傳教士開始了對廣闊的大陸的探險，幾乎走到了東方的盡頭，但不久，蒙古人在中國被打敗，土耳其人進入了遠東，從此，一直懷有好奇心的基督徒們就再也沒能進入東方的大門。

13

人們獲取地理知識的主要源泉仍然是托勒密的著作。但是，這位亞歷山大的地理學家的手稿有不同的版本，原著上的各種附圖也都遺失了，因此，很難閱讀和理解他的著作。

14 從宏觀世界看，今天看來很普遍的知識，如地球是圓的和存在着對跖點的觀點，在當時只被部分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所接受，這是由於古代一些傑出的科學家（如聖阿戈斯蒂尼奧和一直到 14 世紀末都仍然是權威人士的拉克坦西奧）都猛烈地抨擊對跖點的觀點的緣故。到了 14 世紀，教會當權者還拒不接受存在着對跖點的觀點，認為這是危險的思想。而從 13 世紀開始，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學說已從伊比利亞半島傳到整個西方，開始了文化的復興。

正如前面所說，從 13 世紀開始傳播的托勒密（公元 2 世紀）的地理概念抑制了基督教世界的擴張。例如，托勒密認為印度洋是內海，向東延伸的非洲大陸與中國接壤，地球上有一一個地區因氣溫過高而不適宜居住等等。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學者們認為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因此，這些思想長期妨礙着地理探險思想的發展。阿拉伯地理學家們確實是客觀地介紹了非洲，把其範圍擴大到蘇丹的中、西部或者東海岸的各蘇丹國家直至索法拉，又介紹了亞洲的整個東部沿海一直到馬來群島。但是，基督徒可能很少從這些地理知識中受益，因為大部分知識局限在穆斯林世界內流傳。

總之，人不了解其同類，也不了解他所居住的地球。人的知識充其量僅限於了解地球及其 1/4 的居民，而且，由於對遠離中世紀狹小地理文化範圍的陌生土地缺

乏準確的了解，在一些地理文學作品中，神奇虛構的成分多於論斷。在 14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現的《神奇志》是這類文學的典型。作者爲若昂·德曼德維爾。此書在當時極爲流行並獲得了驚人的成功。到了 17 世紀初，此書已從法文譯成歐洲的大部分語種並擁有 40 多種版本。人們稱此書的作者是“說謊大師”。在書中，作者描述了自己對當時已知各國的所謂訪問，書的基本內容取之於其他旅行家的著述，並由作者用傳說、騎士傳奇和胡思亂想的報導加以潤色。他寫道，在那個奇妙的世界裡，樹上長出綿羊，蝸牛殼大到可以住進許多人，人只有一條腿，其頭如狗或者長在胸前。

如此的無知是由於當時的舊大陸被所謂的宗教赤道分割爲兩大地區，一個是基督教世界，範圍較小，但比較統一，團結在天主教會周圍；另一個是穆斯林世界和東方各國，雖然宗教信仰不同，但伊斯蘭人的航海和貿易活動把它們聯繫在了一起。就當時的海上貿易和航海技術而言，地中海周圍的國家不可能到浩瀚的印度洋去探險。無論是從貿易的角度還是從掌握的地理知識來講，都不可能，也不可能憑藉天文航海術到如此廣闊的地區去遨遊。

宗教仇恨把這兩個地區分割開來，互相認爲對方是一個神秘的世界，並以猜疑、好奇和貪婪的心情互相窺視。這種心情在基督徒中尤爲明顯，因爲穆斯林世界的貿易和影響已擴大到更爲廣闊的地區，所交換的產品極其豐富並且大受歡迎。

儘管互不知道另一方的存在（伊斯蘭世界知道得多一些），地球各大陸照常存在並有人類居住。然而，居住

在南部熱帶非洲的民族、南北中 3 個美洲、馬來半島和澳大利亞地區、太平洋的無數島嶼、日本以及馬可·波羅所說的沒有人去過的西潘戈國，也像歐洲一樣，都是互不相識和互不影響的。

要衡量葡萄牙人的擴張為統一人類的歷史所作出的貢獻，必須先弄清歷史是如何被分割的。為此，我們必須求助於後人的研究，這些研究試圖確定首次與歐洲接觸時，各大陸居民的文明已達到何種程度。

16 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在不同程度上接觸了世界上原始文明的代表，也接觸了最先進文明的代表。這包括從處於石器時代的巴西沿海的印第安部落到中國帝國。這個時期的中國文明完全可以與西方最發達的文明抗衡，這是不容置疑的。研究代表基督教文明的葡萄牙人與不同民族接觸時雙方有何反映，很有助於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受哪些因素的支配和調節。

這些文化，包括最原始的文化在內，都為從偉大的發現開始的人類的統一事業作出了貢獻，我們並不低估這一貢獻的意義。無論是在非洲、美洲、亞洲或是大洋洲，土著居民的文化成為其他民族用暴力或用和平手段進行擴張的重要基礎。當我們走馬觀花地巡視了居住在那些大陸的不同民族群體的文明程度時，我們就可以指出，這些文化幫助了葡萄牙的擴張。我們在後面還要談及這一問題。

我們要盡量避免西方各國歷史幾乎都存在的偏見，即把西方文明提高到充當其他文明的至高無上的良師的地步，並常常不切實際地或者過分地強調“某一民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卻避而不談這個民族從人類文